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三.

尼奧和我一再研究東尼的情況，他太太的電報很簡短，只說女兒黛西於月前病逝，後事都已安排妥當。我們建議東尼回里約一趟，他不肯。他不知從哪裡弄來幾顆迷幻藥，吃了便昏昏迷迷地睡著了。他遭到這樣的打擊，又吃了迷幻藥。我們很怕他溜上街去，鬧出意外來，大家商量好輪班看守他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正在睡覺，尼奧急急忙忙地把我搖醒，他緊張地說：「東尼不見了。」

我翻身坐了起來，怔了一怔。我清醒了許多，問道：「走了多久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下午開始陪他。後來看書看得睏了，睡著了，剛剛才醒。」

「秀子和甘格呢？」

「秀子還在睡覺，甘格交班給我後就出去了。」

我猜他在附近酒吧裡，果然他半個小時前去過，伙計說他已醉得步履蹣跚，向上城方向走去了。

我們立刻分頭尋找，我先去貝珍家，她剛回來。聽說東尼昨夜得知愛女的噩耗，居然還能不動聲色，讓大家玩個盡興，她禁不住熱淚盈眶。

她堅持要與我一起去尋找，多一個人手也好。於是我們循著他最後出現的地點，一路猜想可能的方向，並隨處向人詢問。

經過一個急救站時，我看到很多人圍在門口談笑。我不由得心中一動，便與貝珍趕去一看。有位中年男士，額上臉上，手臂腿腳都是血跡斑斑。護士小姐一面為他敷藥，一面嬉笑不止。

那位男士似乎也是又好氣又好笑，忍著疼痛，一臉尷尬的說著：「以後再遇到這種酒鬼，我連眼皮都不抬一下！」

我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你碰到一個酒鬼？」

「不然我會有這個下場？」

「他是不是頭有點禿，鬍子又黑又濃？」

「就是他！你也看到了？」

「不！我正在找他。怎麼回事？」

護士小姐笑得喘不過氣來，說：「你再說說看，這種絕事我可是第一次聽說。」

那人想想也好笑，說起來卻一肚子氣：「我也是好心，在往上城的那段石級上，看到一個酒鬼，他半醒半睡地往上走。要是你看到他搖搖晃晃的樣子，也一定會以為他隨時要跌倒。」

「那石級少說也有三、四十級，又濕又滑，摔下去可不是鬧著玩的。我由上面走下來，看到他不免提心吊膽。好幾次，他腳尖踩著石級的邊沿，站在那裡，好像是睡著了，身子漸漸向下傾倒。然後一個震驚，他又醒了，再迷迷糊糊地踏上一級。」

「我走過他身邊，很想去扶他，但看他醉醺醺的，也不敢招惹。再一想，他已經爬了一大半都沒出事，我何苦自找麻煩？於是繼續往下走。」

「但是，我又放不下心，回過頭去看。他好像很疲倦，雙腿發軟，站著打盹。他重心又不穩，搖晃得越來越厲害。我心裡不忍，便準備回去扶他。」

「最後，他一腳踩空了，整個身體都撲倒下來。我嚇了一大跳，趕緊轉身，想不到我自己腳下一滑……唉……」

想想那幕情景，正是電影的好題材。大家都哈哈大笑，那人繼續說：「氣人的倒不是這個，我滾到了下面，雖然渾身疼痛，心裡還忘不了那可憐的醉鬼。我忍痛爬了起來，只見他坐在石級上，一雙醉眼瞪著我，居然還嘆著氣對我說：「『你這傢伙醉成了這個樣子，還來爬梯子，唉！這些醉鬼……』」

「老兄，你倒是給我評評理，我是該氣不該氣？」

我們連忙趕去石級處，這段石級一直通到智利路，那是一條繁華的商業街道。茫茫的人群熙來攘往，到哪裡去找人？

貝珍急得方寸大亂，她打算報警，我則不主張小題大做。我猜想他一定是毫無目的的漫遊。只得耐著性子，逢著酒吧便進去打聽，竟然無人見到。

天色漸黑，商店都打烊了，街上也冷清下來。我們又饑又渴，偏巧兩個人都沒有帶錢。我便打算帶她去朋友的「角仔」店中白吃一頓。角仔是巴西華僑界僅次於提包的一種行業，專賣油炸的夾心餅，又薄又脆，很合巴西人口味。這種食店幾乎遍佈巴西全國，據非正式的統計，僅聖保羅一市最少就有近千家，沙市大約也有十多家。

我看貝珍對東尼極具好感，尤其就因為她寫了那封信，才惹出這個不幸的事件。她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，不斷地自責自怨。

「這種事，他遲早會知道的。」我安慰她。

「如果不是我多事，沒那封電報，或許他受到的刺激不會這樣深。」

「誰知道呢？也許更糟！」

「他真的熱愛這種沒有前途的生活嗎？」

這個問題很深刻，足見她對他關切的程度，我不能不慎重回答：「與其說他熱愛這種生活，不如說是厭惡他以前的生活。人總是因為不能滿足現狀，所以才要追求。先不管什麼叫做前途，只有在人滿足了以後，才能談到熱愛。」

「那麼他滿足嗎？」

「我不是他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說實話，我已經滿足了，但並不是說滿足於這種生活，而是滿足於人生的一切。我雖然還沒有經過考驗，但有自信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滿足，包括痛苦和死亡。因此，我不再追求，不再動心，以這種感受來推論，我認為東尼還沒有得到滿足。」

「你感到的滿足，是不是因為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，而得到的幻覺呢？」

「或許是的，然而滿足是一種狀況，可以透過各種途徑感知。我不認為只有這種方法才可以獲得滿足。」

「唉！假如人人都能滿足多好？」